

三（制止贪女）分三：一、以女身不净而总遮止；二、分别遮止；三、修不净观之果。

一、以女身不净而总遮止：

《宝行王正论·杂品》云：

淫逸过失生，由想女身净，

寻思女身中，实无一毫净。

《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云：

多数贪女者，思女色净生，

实则女人身，丝毫无清净。

多数过分贪恋女人者，其原因就是，由非理作意的分别念而将女人本不干净的身体颠倒认为她的容颜清净可爱所产生的。而这并不是她的本体，即使在名言的事中对女人的身体加以观察，也会明白女身值得贪执的清净部分一丝一毫也不存在，因而极度贪恋实不应理。

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引佛经云：

宁以赤铁，宛转眼中；不以散心，邪视女色。

含笑作姿，憍慢羞惭；回面摄眼，美言妒瞋。

行步妖秽，以惑于人，淫罗弥网，人皆没身。

坐卧行立，回眄巧媚；薄智愚人，为之心醉。

执剑向敌，是犹可胜；女贼害人，是不可禁。

蜿蜒含毒，犹可手捉；女情感人，是不可触。

有智之人，所不应视；若欲观之，当如母姊。

谛视观之，不净填积；淫火不除，为之烧灭！

《龙树菩萨劝诫王颂》云：

勿睹他妻室，设观如母女，姊妹想随年，起贪思不净。

二（分别遮止）分三：一、破女人分支美丽；二、破有支身体美丽；三、破贪女是乐因。

一（破女人分支美丽）分四：一、唯是不净自性故贪爱不应理；二、其比喻；三、若贪女身则无离贪之处；四、愚者执不净为欢喜因。

一、唯是不净自性故贪爱不应理：

《宝行王正论·杂品》云：

女口涎唾器，齿舌垢臭秽，
鼻臭由洩流，目泪种类处。
腹屎尿肠器，余身骨肉聚，
痴人迷可厌，故贪著此身。

《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云：

口乃稠唾涎，齿垢不净器，
鼻流脓液涕，眼出泪眵器。
腹内即粪尿，肺肝等之器，
愚者未见女，贪爱彼身体。

女人的口腔是浓稠唾液、齿垢等肮脏物的真正根源或器具；双鼻孔是流出没有成熟为涎液不清净的各种脓液、鼻涕的器具，犹如不净室一般；两眼是漏出眼眵、流淌泪水的器具。

各种脏物充满的腹腔全部遍布粪尿、胸腔内有肺等内脏。内心迷惑的愚者没有现量见到女人的身体如此，为什么如鸡犬般颠倒地贪恋她的身体呢？这仅仅是迷惑而已。

龙树大士在《大智度论》中说：

[问曰：云何得是四念处？]

答曰：行者依净戒住，一心行精进，观身五种不净相。何等五？一者、生处不净，二者、种子不净，三者、自性不净，四者、自相不净，五者、究竟不净。

云何名生处不净？头、足、腹、脊、胁、肋诸不净物和合，名为女身。内有生藏、熟藏，屎尿不净，外有烦恼业因缘风，吹识种令入二藏中间。若八月，若九月，如在屎坑中。如偈说：

“是身为臭秽，不从华开生，
亦不从瞻卜，又不出宝山。”

是名生处不净。

种子不净者，父母以妄想邪忆念风，吹淫欲火故，肉髓膏流，热变为精。宿业行因缘，识种子在赤白精中住，是名身种。如偈说：

“是身种不净，非余妙宝物，
不由净白生，但从尿道出！”

是名种子不净。

自性不净者，从足至顶，四边薄皮，其中所有不净充满；饰以衣服，澡浴华香，食以上馔，众味肴膳，经宿之间皆为不净。假令衣以天衣，食以天食，以身性故亦为不净，何况人衣食？如偈说：

“地水火风质，能变除不净，
倾海净此身，不能令香洁！”

是名自性不净。

自相不净者，是身九孔常流不净，眼流眵泪，耳出结聾，鼻中涕流，口出涎吐，尿道、水道常出屎、尿，及诸毛孔汗流不净。如偈说：

“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
常流出不止，如漏囊盛物。”

是名自相不净。

究竟不净者，是身若投火则为灰，若虫食则为屎，在地则腐坏为土，在水则膨胀烂坏，或为水虫所食。一切死尸中，人身最不净。不净法，九相¹中当广说。如偈说：

“审谛观此身，终必归死处。

难御无反复，背恩如小人。”

是名究竟不净。

复次，是身生时、死时，所近身物，所安身处，皆为不净；如香美净水，随百川流，既入大海，变成咸苦。身所食啖种种美味，好色好香，细滑上饌，入腹海中，变成不净。是身如是从生至终，常有不净，甚可患厌！行者思惟：“是身虽复不净，若少有常者犹差，而复无常。虽复不净、无常，有少乐者犹差，而复大苦。是身是众苦生处，如水从地生，风从空出，火因木有，是身如是，内外诸苦皆从身出。内苦名老病死等，外苦名刀杖、寒热、饥渴等，有此身故有是苦。”]

二、其比喻：

《宝行王正论·杂品》云：

有类由不知，贪不净美瓶，
世人痴无智，爱女人如是²。

《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云：

如有无知者，贪著脏瓶饰，
世人由愚痴，恋女亦如是。

¹ 九相：胀相、坏相、血涂相、脓烂相、青相、啖相、散相、骨相、烧相。

² 陈·真谛天竺三藏所翻译的《宝行王正论·杂品》中没有本偈颂文的翻译，今根据藏文版《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作了补译。颂曰：

有类由不知，贪不净美瓶，
世人痴无智，爱女人如是。

如同有些人不知道观察分析而贪执装满不净物、外面由珍宝饰品装点的瓶子一样，世间俗人由于愚昧不知女人的自性而爱恋外在的装饰与容色等的人们也与此相同。

三、若贪女身则无离贪之处：

《宝行王正论·杂品》云：

根门最臭秽，是厌恶身因，

于中若生爱，何缘得离欲？

《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云：

身境极臭秽，本是离贪因，

世人过贪彼，依何引离贪？

口、肾、颈等身体的地方是污秽不堪，如同肮脏至极的粪坑一样，本该是离贪之因，可是，愚昧的世人们如果还要变本加厉地贪爱它，那么依靠什么办法才能将之引向离贪的境界呢？因为他们无有离贪的机会。

四、愚者执不净为欢喜因：

《宝行王正论·杂品》云：

譬如屎尿器，猪好在中戏，

于身不净门，多欲戏亦尔。

此门所以生，为弃身土秽，

痴人邪爱著，不顾己善利。

《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云：

犹如猪倍贪，屎尿处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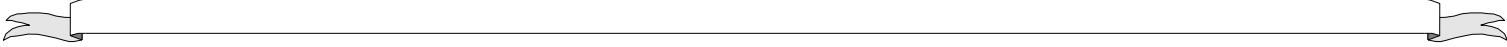
如是屎尿源，欲者如猪贪。

身城不清净，布满出孔道，

愚者由此于，执为欢喜因，

假设有有人认为：如果是这样，世间劣夫为什么要贪爱呢？

就像积存屎尿的这个地方，粪便成堆，而愚蠢的猪却倍加贪执那里的呕吐物而享受着。同样，对于屎尿之源或器、具有贪欲的有些平庸愚者就像贪著呕物的猪一样，异常贪恋女人。



就像将由千差万别的众生所遍及依存之处叫做城市一样，这个身体内部是八万种昆虫所依的城市，布满着流出各种肮脏物的许多空洞或者孔道，对于这样的女人，极其愚笨之人看作、妄执为享受喜乐的因，从而颠倒贪爱女人，这实是稀奇之处。

《念住经》云：

以心寂静意，视贪如刃毒，

诸心不静愚，视为欢喜因。